

北 极 光

见字如晤
——邓散木手迹文献展观后感

□ 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驰

近日，应金山博物馆馆长思彦先生之邀，前往金山张堰，观邓散木手迹文献展，感受良多。

准确地说，我们这一代都受益于邓散木的贡献。记得本人儿时在京读书开蒙，当时学校低年级要上“大字课”——即学写毛笔字。先从描红簿子开始，逐渐要求学生临楷书帖子，再后来要求学生临行书帖子。最初我也并不知道这些帖子从何而来，只是在课堂里一味模仿，在课后一味抓紧完成家庭作业，以便留下更多时间去玩闹。可没多久，临帖子也早已成为“过往”。直到自己有幸重回学校，接受郭老先生亲授“古文字”课，开始新一轮玩耍——拜师学习篆刻，读到邓散木著《篆刻学》，方知我及我们这代人一路走来深受邓散木先生的众多恩泽。

记得本人开蒙之初读的语文课本，并非如今流行的印刷字体，而是图文并茂的手写字。课本中“小猫钓鱼”“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等精美的画面和手写字至今记忆犹存，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也是出自邓散木的手笔。直至进入中文系，多读了些书，知道了汉语拼音及简化汉字的来龙去脉后，方知早在 1954—1957 年间，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由中组部、教育部陆续从全国各地选调了 150 多位教育干部、学科专家和一线名师，汇聚于人教社进行新中国第一次教材会战，集中编写一套中小学教科书。

主持这套教材编写的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教社社长、总编辑叶圣陶，与主持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都想在新编的小学语文课本中，采用手写体的形式，一改过去呆板、单调的印刷体。他们认为入学儿童应该学习和认识规

范化的手写简体字，要进一步改变繁体字的印刷体成为简化的手写体，并改换原是印刷体的字模。在此基础上，国务院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主要是解决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问题，这就要求新制作一套完整的简化字模，其中简化手写体的字模制作这项工作，就需要既精通书法又擅长篆刻的人来从事。

于是，在胡愈之的盛邀下，邓散木到京做手书印刷体的字模书写工作。在张堰邓散木手迹文献展厅里，陈放着邓散木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的出入证，由此可判断他是 1955 年 9 月 19 日正式报到任职的。他在人教社工作两年多，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作为小学语文课本的“写字者”，为前六册手书了精美的课文（包括注音符号）、封面书名和插图说明，并为制作新的汉字手书体字模提供了范本。二是为了促进学生练好简化书法，邓散木还书写了配合语文课本学习的学生字帖，如《四体简化字谱》《简化字楷体字帖》，这些字不仅成了一代学童的启蒙读物，而且成了一个时代莘莘学子的共同记忆。

值得称道的是，一代书法篆刻大家，并不悔于做如此低端普及的工作，对于上述工作情况，邓散木在《六十自讼》(1957)中是这样说的：“国家百政新，革事驱巨。汉字病繁异，删简利众庶。招我来都门，书范备铭铸。殚思供一



邓散木手迹

得，何敢惜衰暮。……往昔黔三长，诗书与刻画。造门多组脍，伏案为粒食。今许效戈戈，始为群众役。书苑苗奇葩，浇灌诚有责。”先生赤诚之心溢于言表。

通过观展得知：早在 1950 年，邓散木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以后随着他工作的调动，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北京。邓散木与曾任北京书社副社长的张伯驹惺惺相惜，二人常常诗书唱和，作为同龄人，邓散木赞赏张伯驹的

德高义厚和才华横溢。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邓散木替张伯驹感到憋屈，还是以盟盟员的身份，作《书法篆刻不是艺术孤儿》《救救书法篆刻艺术》两份书面发言稿，希望书法篆刻艺术得到重视。没想到此番言论之后，邓散木自己也成了“右派”。好在邓散木是坚强的，直至晚年，他都没有丢开他所钟爱的书法与刻印，他的作品功力不仅丝毫不减，反而更添奇崛之气。

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必坚持临池、读书。在人生最后几年，他译注了《荀子》二十三章数十万字，并诠释了《书谱欧阳结体三十六法》等古代书法理论，还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编写一些书法普及读物和字帖，如《中国书法演变简史》《怎样临帖》《草书写法》等。这些著述或手迹，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问世，其全面成就卓然于 20 世纪艺术大家之林，恩泽后世，影响至今。

张军先生不仅还是邓散木的追随者、研究者，而且还是邓散木手迹文献、史料的收集者，他手中藏有众多邓散木的真迹文献。张堰展出的手迹文献展中展陈了邓散木各个阶段的重要真迹和历史文献，包括他的家庭、书法、篆刻、金石书法普及、诗文学问、交游书信往来等等，这些展陈虽已足够完整、震撼，但仅仅是他藏品中的一小部分。限于场地原因，众多真迹文献目前还无法陈列展出。好在张先生正在力推在金山建立邓散木纪念馆，相信几个月后，待新馆建成，邓散木更多手迹文献将有机会展陈其中，这也许是对这位 20 世纪上海籍著名书法家、篆刻家，罕有的集诗、书、画、印艺术成就于一身的杰出艺术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盟员最好的纪念。（作者系民盟上海社会科学院委员会盟员）

书斋·雅趣

夏至：也爱迢迢夏日长

□ 上海江东书院创始人 韩可胜

【知识】夏至，二十四节气的第 10 个节气。太阳到达黄经 90°。每年公历 6 月 20—22 日交节。2024 年夏至是 2024 年 6 月 21 日 4 点 50 分。经国家授权，紫金山天文台是唯一发布节气准确时间的法定单位。夏至时刻，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直射北回归线，此时，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也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

夏至，第十个节气，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长大的意思。“至”，本义指鸟从天空飞到地面，引申为事物发展到极致，相当于“最”。《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夏至……万物于此皆长大而至极也。”夏至，不是夏天到了，是最夏天的意思。与夏至相对的冬至，也不是冬天到了，是最冬天的意思。至亲至爱、至大至刚、至善至美，都是这个“至”，经常有人误解了这个“至”。

夏至、冬至，都可以简称为“至”“至

日”，是最早确定也是最重要的两个节气。古人立竿见影，最容易发现的是影子最长的冬至和影子最短的夏至。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冬至，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太阳的直射点在二者之间来回移动，是四季和节气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一年有两个瞬间太阳直射，从而出现“立竿无影”的景象，宋代诗人陆游说：“湖边谁谓幽居陋，也爱迢迢夏日长。”“长”是夏的关键词，而以夏至为最。北回归线以北，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纬度越高，白昼越长。北极圈更是极昼，二十四小时没有日落，是极其有趣的。“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无论是一身征尘的大将高骈，还是困顿飘零的诗圣杜甫，都把长夏写得恬静幽美，短暂的宁静，也能慰藉疲惫的心灵。

每个节气都分三候。夏至第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属于阳性，夏至阳气到了极致，阴气开始滋生，鹿角感受到阴气

到来而开始脱落。“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在传统文化中，鹿是长寿和富贵的象征，鹿角向来是中国人滋补的佳品。

第二候，“蜩（tiáo）始鸣”。蜩就是蝉，在盛阳之际感阴而鸣。古人认为，蝉餐风饮露，是高洁的象征。唐代政治家虞世南写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我童年时，是捕蝉的行家能手，“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写的就是当年我这样的牧童。

第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中药，居夏之半而生。用时间给花草命名，真是富有诗意。“西子馆前多夏萼，越王台上有蘼芜”，作者是明代诗人陆深，声名远扬的陆家嘴是他的故乡，因而而得名。

夏至节气，大地一片深绿。深绿之中，有一种红特别亮眼，那就是石榴花开了。唐代文坛领袖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所有的花中，能当得起“照”字的，只有榴花。榴花是五月的代表，难怪古人把五月又称为榴月。常常在夏至节气前后，长江流域会

出现长时间的连降降雨，正值梅子成熟的季节，所以叫“梅雨”。梅雨是东亚地区共有的现象，从中国一直延伸到日本。写梅雨的诗词很多，最著名的南宋诗人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个别年份，梅雨少雨，甚至无雨，这就是“空梅”现象，南宋诗人曾几“梅子黄时日日雨，小溪泛尽却山行”，写的就是这个现象。绵绵细雨最能触动人的思绪，宋代著名词人贺铸写愁，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名句，因为太受人称道了，所以落下了“贺三愁”“贺梅子”的美名。

梅雨季节，总是感觉湿漉漉的，有洗不干净的味道。但芒种节气栽种下去的秧苗，正是成长的季节，高温多雨最利于水稻的生长。“民以食为天”，点点细雨都是养活我们的口粮。作如是想，上苍是不是安排得恰到好处？而梅雨是不是这个世界最美的风景？

（作者系民盟浦东区委委员会委员）

文 博 添 彩

始于城市，深耕城市，服务城市

——世博会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



得益于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精彩、难忘”，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国际展览局会议在上海世博会浦西园区原址，共建全球首座世博会主题博物馆，作为国展局唯一官方博物馆和官方文献研究中心。双方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签署备忘录。世博会 2013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开工建设、连续被列为 2014 年及 2015 年上海市重大工程，2017 年 5 月 1 日建成开放。

城市设计展、与“世界上的另一个你”的《见面》展、同样起源于世博会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珍品展，凝聚了东西方城市文化与商贸交流互通的广狭琅展，以及即将在 8 月推出的潘玉良的上海—巴黎的双城故事展……

同样在这 7 年间，世博馆秉承国际展览局官方博物馆的身份，赴海外参加了 2012 年韩国丽水世博会、2015 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2017 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世博会和 2020 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在展示和普及世博会历史的同时，搭建了上海城市形象宣推的平台，向国际社会全面展示“世博之城”上海的城市建设新理念、新成就、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7 年来，世博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也紧扣“城市”的命题：每年的“WE 馆校共建”项目，先后从“从上海到迪拜的世博会”“城市建筑可阅读”“一江一河”“山水相连、文明互鉴——世博会举

办城市中的桥”等主题，建立学生与上海、与世界城市的链接；“WE 青年”摄影主题系列课程，带领摄影爱好者在世博园区原址开展行摄活动，体察城市更新细节；“WE Cafe 在上海品世界”咖啡文化系列课程，深耕“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咖啡香气，与咖啡爱好者用味蕾考察全球咖啡地图，体验咖啡制作技艺；近期，“WE TALK 电影文化月”以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一全城盛事切入，与电影之城频频共振，通过讲座等形式为电影爱好者提供更多电影文化体验和欢聚；“WE Kids”青少年教育项目，带领青少年穿梭于世博会的举办城市，感受伴随城市发展的科技创新和文化交流，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普及，向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课堂，输送科普和艺术在线课程，期盼能为他们打开一扇看城市、看世界的窗。

缘起城市发展，得益于城市发展，最终服务于城市发展——秉承初心、一如既往，世博馆希望通过“收藏世界的美好时光”，让广大参观者和市民能“在上海、看世界”，体验和品味上海这座魅力魔都的独特城市生活之美。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仪电系统总支部盟员）

责任编辑 黄嘉乐 xcb@shminmeng.com